



(一)

从柴船头桥上向河口望去：一星灯火沉重地抖近，由橙变紫；断线风筝忽而红得燃烧似的，烫过船夫古铜色的汗背，斜飞入大船后面；渐渐听得老船夫“啊啊”的喘气声，他用左肩撑住碗口粗的篙端，在舷上奋力寸行。

啊！这就是暮色下的新加坡河……

(二)

三十一年前，每天每天，我沿新加坡河，经柴船头，赤脚走到“昭南特别市第×普通公学校”去。因为父亲失业，下雨天我也坐不起人力车，跑到学校时浑身湿透了，冷飕飕发抖。

有位陈老师，至今我还深深地惦记着他。那时他才三十多岁，个子高瘦，手指特别细长，讲书时，更象一株暴风雨中的木薯树。他见我跑进课堂，也不呵责我迟到，反而耽心我会着凉，还从他自制的椰皮水罐倒杯温水叫我快喝下；又料想我饿坏了，再给半杯。他始终温和地笑着，声音轻细，却十分真挚感人。

放学后，我得下田种苋菜；饿慌了，就挖个嫩木薯生吃，拖泥带水的，味道还是甜的。一回，贪吃了组合配给的“昭南面”，双脚浮肿得有如蒸熟了的黄皮蕃薯，一戳就穿个深洞。陈老师登面乍见之下，惊叫道：“哎呀！你啊，瘦成灯蕊了……”

父亲也瘦成一支香。他经过那次“检证”大难不死，恨透了日本鬼子，却因此穷得骨头裂缝。大家庭里面，有钱就有势——二、四叔父大发东洋财，动不动就敲我的头，还骂“峇家奴”不绝口，因为我好学中文。二叔父尤其凶恶，一说话三瞪眼，连壁虎也会吓跌地上。他每夜炖牛肉吃补，结实得铁钉也敲不进门。弟弟偷舀一匙牛肉汤，给他揪去头撞墙壁，昏迷过去。璇妹其时三岁大，椰壳头，眼珠子含笑，酒窝可容两粒米，喜欢缠住我教唱歌、写字。可是隔年（1944），她突然患眼内翳死了！

当年

習之

璇妹的尸体是用一张鱼网似的破草席卷卷起来，放进薄枋钉成的小棺材里，连同她最心爱的红娃娃。不懂事的弟弟还在吵我教他生字。我第一次经历了人生的悲哀：璇妹的眸子溶化成酱油似的，两滴弥留的泪珠儿渐渐为血染红，终于控诉地滚落，也烧痛了我童年的心。

翌日，陈老师发觉我在饮泣，就关心地问：“好孩子，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不幸？”

“璇妹死了！”

“是不是讲普通话很厉害的那个妹妹呢？”

我放声大哭……

(三)

每天每天，我照旧沿新加坡河，经柴船头上学去。

这年，日本法西斯加厉了奴化教育政策：全面禁用中文，并训令师生每日清晨都得向东京遥拜，行九十度鞠躬，唱《君之代》^①歌，喊三声“放屎”^②，“礼”毕才准进课堂读日文。其政治目的，和现行的“升旗礼”一样！

当时日寇，真是身兼“刽子手”与“牧师”二职，美其名曰“亲善”“共荣”“爱护儿童”，规定学生每周一次喝红棕油“健身”。其实红棕油是用来制肥皂的，味道苦涩，多喝会引起呕吐，甚至中毒。某天还分送学生每人一支绿杆铅笔，说是欢迎鬼子首相东条英机莅临“昭南”示庆云云。

就在这种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，陈老师却有一颗热爱真理、热爱华文教育的心！他竟敢冒着杀头的危险，偷教我们中文——

一天，陈老师在黑板上写出“风筝”二字，向全班说：“同学们！你们经过柴船头有看到河上空的风筝吗？”

“老师！我有看到。”

“我会放风筝……”

“我会做玻璃线！”

陈老师始终温和地笑着，伸出木薯似的手掌轻轻拍响一下，全班立刻安静下来。正待说话，邻近天主

教堂的大钟忽然“咚……咚……”猛敲了十二下。只见他眉头紧蹙，眼里射出冷冷的光芒。钟声终于停了。奇异的静。远处传来宪兵的一两声吆喝。

陈老师沉住气，缓缓地说：“我今天教《风筝》这篇课文，也许你们会一辈子记得它的内容，因为跟你们的童年时代有关系啊！好，我先读一遍，”于是他用激情的声调朗读道：“北京的冬季，地上还有积雪，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，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，……”

校工突然冲进来，急嚷道：“黄旗……黄旗来了！……”

陈老师的眼光刹时变得激愤起来，一时说不出话，最后恨恨地说：“同学们！亡国奴是没有学习母语的自由！你们可要永远记住我这句话呀！……”他又退回黑板前，把铁铸般的“风筝”二字擦去，但连擦几次，万劫不灭的中文字还依稀可见，竟从此烙印在我的心板上。

然后他假装教读日文：“啊——依——呜——嘿——哦——”

全班喊成一团。

陈老师又有气无力地读道：“沙——唏——苏——呖——喷——”

惊心的皮靴声戛然停止，却见一个留东洋鼠须、缠伪“教育署使用人”臂章的中年视学官引日寇到门口站住，立时兴亚牌香烟的臭气传入课堂，有的同学

咳嗽了。

陈老师更是怒不可遏！原来，据事后传闻：该汉奸竟是他那失踪多年的哥哥！只见汉奸一再九十度哈腰，一面“海海”连声应诺，带日寇就侵入课堂来。

陈老师双目喷火，一个箭步冲前去，迎头痛击汉奸一巴掌，把汉奸打倒在地。日寇大吼一声，抽出军刀。全班学生惊吓得大哭……

从此，不再见到敬爱的陈老师，我想，他早已被杀害了！

(四)

暮色下，新加坡河，
悄悄地流、黯黯地诉……

今天傍晚，我伫立柴船头桥上，深情地注视着这映染过祖国历史上第一支霞旗的河流，耳边似听见叶立天烈士谱曲的《新加坡河》。我又怎能忘记那颗热爱真理、热爱华文教育的心啊！

如今，陈老师该是六十多岁的人了！

1974年8月

①赞颂日寇天皇的歌曲。

②日语“万岁”与闽语“放屎”同音。